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

少年



上海译文出版社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

少 年

岳 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ПОДРОСТОК

根据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десяти томах,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7 年版译出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集

少 年

岳 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3.375 插页 2 字数 515,000

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7,000册

书号: 10188·543 定价: 3.85元

重要人物表

阿尔卡其·马卡罗维奇·多尔戈鲁基(爱称:阿尔卡沙、阿尔卡尼奇、阿尔卡什卡)——地主维尔西洛夫的私生子,醉心于罗特希尔德思想,认为象这位法国银行界巨子那样有钱,他就可以在社会上出人头地;但残酷的现实使他认识到追求财富不但违反道德规范,而且同各种犯罪行为联结在一起,他终于放弃了这种思想,但不知道今后应该走怎样的人生道路。

马卡尔·伊凡诺维奇·多尔戈鲁基(爱称:马卡鲁什卡)——地主维尔西洛夫家的农奴、园丁,奴婢索菲雅法律上的丈夫,与妻子分居后,就云游四方,朝拜圣地。

安德烈·彼得罗维奇·维尔西洛夫——没落贵族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一生荡尽了三份遗产,勾引农奴马卡尔的妻子索菲雅,生了阿尔卡其和丽莎,后与她离婚,出国游历,追求过阿赫马科夫将军的年轻遗孀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最后与索菲雅重归于好,他的二重人格使他的思想和生活充满了矛盾。

法纳里奥托娃——维尔西洛夫的前妻。

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普鲁特科娃——地主,兼管维尔西洛夫的田庄,大家管她叫婶婶。

索菲雅·安德烈耶夫娜(爱称:索尼雅、索菲)——维尔西洛夫家

的奴婢，阿尔卡其的生身母亲，农奴马卡尔·伊凡诺维奇法律上的妻子，爱和顺从的化身。

阿列克谢·尼卡诺罗维奇·安德罗尼科夫——律师，维尔西洛夫家的事务管理人。

尼古拉·伊凡诺维奇·索科斯基——富有的老公爵，维尔西洛夫的朋友，病后精神失常，想跟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结婚，没有成功，后来病死。

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爱称：卡佳)——阿赫马科夫将军的遗孀，尼古拉·伊凡诺维奇老公爵的女儿，为夺取父亲的遗产宣布他为疯子。

拉姆别尔特——阿尔卡其的同学，一个敲诈勒索的流氓。

安娜·安德烈耶夫娜·维尔西洛娃——维尔西洛夫前妻的女儿，一个精明、意志坚强、追求权势的美貌女子，想诱骗尼古拉·伊凡诺维奇老公爵同她结婚，但未成功。

丽莎·马卡罗夫娜(爱称：丽佐克、丽扎维塔、丽佐奇卡)——阿尔卡其的亲妹妹，一个能忍耐的、聪明的女子，爱上了年轻的公爵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索科斯基而怀了孕。

斯捷别尔科夫——瓦辛的继父，高利贷者。

奥丽雅(爱称：奥列奇卡)——年轻的女教师，因失业而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困境，后因受人侮辱而自缢身亡。

达里雅·奥尼西莫夫娜——奥丽雅的母亲。

皮奥林格——男爵，侍从武官，卡杰琳娜·尼古拉耶夫娜的未婚夫。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维尔西洛夫前妻的儿子，安娜的哥哥，宫廷侍从，交际场中的一个轻浮的绅士。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索科斯基(爱称：谢廖查)——潦倒的

年轻公爵，意志薄弱，经常后悔、动摇，丽莎的情人，跟维尔西洛夫因遗产而涉讼，后因与伪造股票案有牵连而被捕入狱，死于狱中。

玛丽雅·伊凡诺夫娜——安德罗尼科夫的侄女。

瓦辛
克拉夫特 } 阿尔卡其的朋友。

目 次

重要人物表·····	I
------------	---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私生子和他的父母·····	3
第 二 章 老公爵·····	24
第 三 章 第一步 一伙革命者·····	50
第 四 章 谜·····	76
第 五 章 我的思想·····	97
第 六 章 暗自的回忆·····	122
第 七 章 在顶楼上·····	153
第 八 章 早晨的彼得堡·····	171
第 九 章 两人的死·····	200
第 十 章 谢尔盖公爵·····	228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爱的苦行者·····	255
第 二 章 关于贵族阶级·····	276
第 三 章 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	295
第 四 章 约会·····	316
第 五 章 误会·····	332
第 六 章 在赌场里·····	357

第七章	又一次的污辱	375
第八章	悲惨的结局	398
第九章	雪中的幻影	424

第三部

第一章	朝圣者马卡尔老人	449
第二章	病室小景	467
第三章	马卡尔老人的故事	491
第四章	阴谋的发端	515
第五章	拉姆别尔特及其同伙	542
第六章	老人死亡的前后	571
第七章	父与子 黄金时代	594
第八章	天命 醒悟	613
第九章	维尔西洛夫的失踪	623
第十章	铁链砸断了	647
第十一章	最后的决心	672
第十二章	爆发	697
第十三章	尾声	718
译后记		735

第一 部



第一章 私生子和他的父母

我急欲一吐为快，坐下来写我初登人生舞台的那个故事，其实我不写也行。我知道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现在不写，往后再也不会坐下来写我的自传，即便我活到一百岁。除非是个太令人作呕地偏爱自己的人，才会不知羞愧地为自己作传。我是以这一点为理由原谅自己的：我不是抱着和别人一样的目的，也就是不是为了博得读者的赞扬而写作。如果我蓦地想把从去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毫无错漏地全都记述下来，那是由于内心的需要而想这样做，因为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使我感到如此惊讶。我只记述重要的事件，而尽力回避一切枝节，主要的是不求文辞华丽；有一个文学家写作了三十年，临到末了还根本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而写作了这么多年。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想做文学家，所以我认为把我的内心世界和感情的艺术描写带到他们的文学市场上去是不光彩的、卑鄙的。然而我苦恼地预感到完全不描写感情和想法（也许甚至是庸俗的想法）似乎也不可能：一切文学工作都会对人起腐蚀作用的，即便只是为自己而写作。那些想法甚至也可能是很庸俗的，因为自己所珍惜的东西，——在旁人看来很可能是毫无价值的。但是这一切都是题外话。这几句话就作为序言；以后再也不会有一类的话了。

现在言归正传；虽然着手去做某种事——也许，甚至任何事都是最不简单的。

二

我开始，也就是我想从去年九月十九日起开始写我的札记，就是从我头一次遇见了……那一天开始。

然而，当什么也没有人知道的时候，我就预先说明我遇见了一个什么人，这未免是庸俗的；我甚至还认为这种文体也是庸俗的：既然我说过不求文辞华丽，可我却从第一行起就追求这种华丽了。此外，要写得有条有理，似乎光有一种愿望还不够。我也发觉用任何一种欧洲文字写作，似乎都没有用俄文写作那么困难。现在我把我刚写下的重读了一遍，发觉比起已经写下的来我要聪明得多。一个聪明的人所倾吐的一切怎么比还藏在他心底里的要愚蠢得多呢？在那决定性的最后一年中，我在自己身上，也在我和人们的交谈中，不止一次地发觉这一点，我因此很苦恼。

虽然我将从九月十九日写起，但还得写上两句来说明我是什么人，这之前我在什么地方；为了让读者，或许也让自己更明白易懂，所以我把九月十九日那天早晨我的心境也作一下哪怕部分的说明。

三

我是一所中学里毕业班的学生，今年已经二十一岁。我姓多尔戈鲁基，我的法律上的父亲是马卡尔·伊凡诺夫^①·多尔

戈鲁基，地主维尔西洛夫老爷家的前仆人。因此我是合法婚姻所生的儿子，虽然实际上我是个私生子，我的出身是没有丝毫可疑的。事情是这样的：二十二年前，地主维尔西洛夫（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二十五岁时到图拉省来视察自己的田庄。我认为当时他还是一个非常缺乏个性的人。令人奇怪的是，从我的童年时代起，这个人就使我感到如此惊讶，对我的性格有如此重大的影响，甚至也许还会长久地影响我的整个前途；这个人甚至现在也还有非常多的地方对我完全是个谜。但是这且待以后再交代。一下子是讲不清楚的。不管怎样，这个人将会充斥我的整个本子。

那时，也就是他二十五岁那一年，正好丧妻。他娶的是个上流社会的女子，但并不富有，姓法纳里奥托娃，生下了一男一女。关于这个那么早就丢下他离开了人世的夫人的情况，我手头的材料既不充分，而且又都丢失了；再说，维尔西洛夫私生活里有许多事情都不让我知道，他对我总是高傲自大，目中无人，态度冷淡，漠不关心，虽然他有时对我好象和气得令人吃惊。我顺便提一下，不过是为了先让大家知道：他一生花掉了三份财产，甚至是数目很可观的财产，总共达四十万卢布之多，也许更多些。现在他当然身无分文……

他当时“天晓得为什么”下乡来了，至少他自己后来对我是这样说的。他那些年幼的孩子照例都不在他身边，而寄养在亲戚家里；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子女的，婚生的和私生的都一样。这个田庄里有许多家仆，其中有一个园丁叫马卡尔·伊凡诺夫·多尔戈鲁基。为一劳永逸起见，我要在这里插一句：很少有人会象我这样一辈子如此痛恨自己的姓的。这当然很傻，

① 这里恐是作者的笔误，应为伊凡诺维奇。

但委实是这样。每次我进什么学校，或者遇到论年龄我必须尊为长辈的人，总而言之，每一个教师、家庭教师、学监或神父——不论什么人，只要问起我的姓，听到我姓多尔戈鲁基，不知为什么都一定要补上一句：

“多尔戈鲁基公爵吗？”

我每次必须对那些无聊的人解释一番：

“不是，是普通的多尔戈鲁基。”

普通这个词儿终于使我丧失了理智。我在这里要作为一个特殊的现象指出，我记不得有什么例外：大家都这样问。有些人显然完全不必这样问；而且我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什么要问？但是大家都这样问，无一例外。听到我是普通的多尔戈鲁基，问我的人照例都用呆滞的、傻里傻气的冷淡目光打量我一阵子（这种目光证明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问），便走开了。同学们问得最使人感到受辱。旧生是怎样问新生的呢？孤独而羞怯的新生进校（无论进什么学校）头一天都受到他们的欺侮：对他发号施令，戏弄他，把他当作仆人。一个身强力壮、胖胖的男孩忽然在自己的牺牲品面前站定，用严厉而傲慢的目光连续地打量了他一会儿。这个新生默默地站在他面前也斜着眼看他，假如他不是一个小胆鬼，他就会等待着什么事将临到他头上。

“你姓什么？”

“多尔戈鲁基。”

“多尔戈鲁基公爵吗？”

“不是，普通的多尔戈鲁基。”

“啊，普通的！傻瓜。”

他说得对：姓多尔戈鲁基的不是公爵，那是最可笑的。我把这件可笑的事拉扯到自己身上，不是我的过错。后来，碰到我

很生气的时候，如果有人问：

“你是公爵吗？”

我总是回答道：

“不，我是前农奴、地主家仆的儿子。”

后来我极为生气，简直忍无可忍了，对于“你是公爵吗？”这个问题，有一次我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不是，是普通的多尔戈鲁基，我的前主人维尔西洛夫老爷的私生子。”

我念中学六年级的时候，就想出了这个回答，虽然不久我就确信这样的回答是很愚蠢的，可我还是没有立即就作罢。我记得有一个教师——不过只有他一个人——发觉我“满脑子是爱报复的民权思想”。一般地说，大家对我的这种狂妄行为总是采取使我感到很难堪的沉思态度。终于有一个同学，一个好挖苦人的小家伙（我和他一年当中只谈过一次话），神态严肃，眼睛稍微往一边看，对我说：

“这样的感情当然使您感到荣幸，当然罗，您有可以引为自豪的地方；要是我处于您的地位，到底不会因为我是个私生子而觉得很高兴的……可您简直象过命名日一般！”

从此以后，我不再以自己是个私生子而自豪了。

我要重说一遍，用俄文写作是很困难的：我已经写满了整整三页，述说我如何一辈子为这个姓而生气，但是读者想必已经能够推测出，我所以会生气，正是因为我不是公爵，而是个普通的多尔戈鲁基。再解释和辩白一番，对我来说，这到底是丢脸的。

四

总之，除了马卡尔·伊凡诺夫外，在这群人数众多的家仆中间有一个姑娘，她已经十八岁，当时已经五十岁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忽然想要娶她。大家都知道，在农奴制时代，家仆的婚姻必须获得主人的许可，有时直接由主人做主。当时田庄里有个婶婶；就是说她并不是我的婶婶，她本人是个地主；可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管她叫婶婶，不仅是我的婶婶，而且是大家的婶婶，在维尔西洛夫家里也是如此，其实她和维尔西洛夫家几乎没有亲戚关系。她叫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普鲁特科娃。她自己当时在同省同县内还有三十五个魂灵。她并不是管理人，而是因为住得近，带管维尔西洛夫的田庄（田庄里有五百个魂灵），我听说，她的监督抵得上一个有经验的总管。至于她的能力如何，与我无关；我只想补充一下，撇开任何阿谀奉承的想法，这个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倒是个品德高尚、甚至脾气古怪的女人。

她不但没有劝阻忧闷不乐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娶那个姑娘的意愿（据说，他当时是忧闷不乐的），而相反地，不知为什么还极力加以鼓励。索菲雅·安德烈耶夫娜（这个十八岁的婢女就是我的母亲）父母双亡已经有几年了；她那已故的父亲也是个家仆，在世时非常尊敬马卡尔·多尔戈鲁基，还受过他的恩惠，六年前，他临终时，在病榻上叫来了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当着全体家仆的面，也有神甫在场，指着女儿大声而坚决地向他立下遗嘱：“等她长大，就娶她做妻子吧。”据说，这话甚至是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一刻钟说的，因此必要时也可以当作谗语；何况他身为农奴，在法律上本来就没有这种权利。这话大家都听见。至

于说到马卡尔·伊凡诺夫，我不知道他后来是在怎样的心情下娶她的，也就是说，他是不是感到十分愉快，还是只不过履行义务罢了。他大概神情十分冷淡。他当时已经是个善于“保持尊严”的人了。他不是一个读过许多经卷或是通达文理的人（虽然通晓教会的祈祷仪式，尤其是知道某些圣僧传，但多半是耳闻的），可以说，也不象是个爱发议论的奴仆；他只是具有固执的、有时甚至是鲁莽的性格；他说话带自负的口气，判断事情固执己见，“过着可尊敬的生活”，——照他自己奇怪的说法，——那时他就是这样的人。当然，他赢得了大家的尊敬，但据说，大家都认为他是个难以相处的人。当他不再是家仆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当时在大家的记忆里，他是个圣徒和受尽苦难的人。我知道这是事实。

至于说到我的母亲，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把她留在自己的身边直到十八岁，虽然管家坚决主张把她送到莫斯科去学习。她让我母亲受了一些教育，也就是教她缝纫、裁剪、少女走路的姿势，甚至还教她读些书。我母亲从来没有把字写得还可以过得去的。在她看来，她和马卡尔·伊凡诺夫的这门婚事是早已定了的，当时她所碰到的一切事情，她认为是非常之好的，是最好不过的；她戴着婚礼冠上教堂去举行结婚仪式时，表现出在这种情况下才会有最安详的神态，因此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本人当时把她称做鱼美人。有关我母亲当时的性格的一切情况，我都是从塔季雅娜·巴甫洛夫娜本人那里听到的。他们结婚后，足足过了半年，维尔西洛夫才回到乡下来了。